

五幕悲劇

此
報
綿
綿

趙清閣著

自序

流着眼淚寫完這部悲劇，以後我不想也不會再寫這種慘絕人底心靈的東西了。何苦呢？徒然擲進去些自己的真感情！

人生就是一個填不滿的恨海，誰也避不開，渡不過。不過，別的「恨」事，有空閒，時間性；你可以轉移追求的目標；或則是過去個三年五載的光陰；不知不覺也就忘記了。但是唯獨戀愛這件「恨」事，是沒有空間，時間性的；它使你不可能容納第二個對象；它會永恆盤據着你底心！此所謂：「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」；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」！

世界上多少衝「恨」而死的人，果有上帝，我願馨香祈禱，爲他們預祝再生幸福！

感謝包起權兄賜繪封面！

趙清閣序于三二、十二、五、燈下爐旁、北碚竹廬。

此恨綿綿

(五幕悲劇)

時間

第一幕：民國二十五年的冬天一個下午

第二幕：民國二十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

第三幕：民國二十八年春天的一個早上

第四幕：民國二十八年的秋天一個上午

第五幕：民國二十八年的冬天從早到晚

地點

第一幕：西安近郊「太平村」安宅

第二幕：同第一幕

第三幕：西安近郊「柏園」林宅

第四幕：同第一二幕

第五幕：同第三

人物

（以出場先後爲序）

安茂則：生得錫蜂，貌醜。體質不大健壯，而性格却強剛強。爲人聰明，熱情，愛自由，尚豪氣。自幼嬌養慣了稍有虛榮心，十八歲現像孩子似的天真得勝。與安克夫相識，爲朋友彼此傾慕，所適，促成和林海節之婚姻。十九歲中學畢業後，性情稍美，穩重大方，已無稚氣。惟因結婚生活不滿，加以思念安克夫，遂鬱鬱成疾，患肺癆年餘，至去年忽而死，年僅二十一歲。

丁奶媽：安茂則的奶媽。五十多歲。並且也乳過安克夫爲安茂則。在安茂則久，則他們如已出，蘇祥

仁愛，所以他們也非常敬重他。

安克夫：安其珊的丈夫。身長魁一兩米。面貌英俊，濃眉大眼。身體魁偉，性格倔強，有些近乎乖僻。外表看起來很冷酷，而內心却蘊藏着火一般的熱情。幼年流落安家，安其珊之父收養給與教育，甚優待。父死，這個受安其幸之虐待與凌辱，因此懷恨終生。尤其對於毒妻安其珊的情敵，更加仇恨。失戀後曾赴前方宣傳隊長，受傷歸來，又一度重溫舊夢，然天不從人願，安其珊竟自崩潰，這打擊幾乎使她瘋狂，但為了民族解放的任務，只好又沉痛的回到前方。安其幸：安其珊的胞兄。二十多歲。有着墮落的劣根性，終日以吃喝嫖賭為事。傾家蕩產，一貧如洗，到了走頭無路的地步，只有以自殘解脫痛苦。

林海鷗：安其珊的丈夫，又是她中學時代的教員。四十歲上下。一個老古學家。很有錢，但相當吝嗇，化一爰錢必算計一文錢的代價。其內心與外形都顯性冷靜無情。處世待人頗小氣，也頗愛利。常常自覺自大。頭腦有些迂腐，正爲了這緣故，所以不能取得妻的喜愛。

林白莎：林海鷗的胞妹。二十歲左右，一個中學生。健康，活潑，聰明，勇敢。但肉太不聽管教，而自毀了終身。最後毅然決然擺脫了一切，去參加抗戰救國的工作。

明大夫上醫佐，三十來歲。

謝仲臣：安嘉夫的勤務兵。

債主們：四五人，都是些地痞流氓。

（一）支德福是安嘉夫一家的佃戶。安嘉夫是地主的兒子，他有一塊地，支德福就租了這塊地。支德福在這塊地上種了許多東西，他每年都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二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三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四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五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六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七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八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九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（十）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支德福的兒子支德福，他也有塊地，他每年也要交租。

第一幕

時：民國二十五年約春天一個下午

地：西安近郊「太平村」安宅

人：安敦揚——（獨唱曲）

丁朝輝——（情獨）

曹克夫——（情獨）

安——（獨唱曲）

林海鏡——（情獨）

景：安宅書房。佈置雅潔。一壁面似是書畫之聲。右外側有門，通影廳臥室，右上方有一排書櫃。左側有門，供出入，旁有大扇格窗，樹蔭可見。窗下設長方書案及安幾椅。正中置雙人沙發，並小茶几。茶几上一瓶瓶梅。右壁懸放大照片，顯係亡人遺像。

幕：幕垂可開。或通穿男人西裝，戴呢帽，坐在書案前閱讀報紙，並以筆畫報，似無意的在抄寫。

話說又進向放火條將着丁香，回到書案，將油燈內取出一付素光燈籠架上懸掛。這時丁奶媽猶

關件衣櫃自右門出，竟忙忙將櫃子搬起，擱面坐於衣櫃上，兼有托腮，伴作凝神閱研的樣子。

丁：（穿一身厚棉襖褲，蹣跚地邊踱邊歌。）勝小姐！勝小姐！哦，剛才還在睡覺，怎麼一眨眼就

不覺了呀？（這時發現書案前有人，忙止步，驚異地注視。）

勝：（靜靜歸還而來，操前男人口音。）勝小姐不是在裏面嗎？

丁：啊！（驀地丟下懷中的衣服，就匆匆奔向大門。）

勝：（不覺失聲加笑。）哈哈……

丁：（劉才明白是勝在搗鬼，但仍憤憤地回頭定睛的看丁香。）你——

勝：（笑得前仰後合的，兩手捂着太長的褲子，走來拉住了丁奶媽。）我扮得真像嗎？丁奶媽！誰把

你吓成什麼樣兒！哈哈……

丁：（吐了口氣，洞腰掙卸落褲的衣服，來到沙發上喘了半晌，才緩用語來。）你呀，勝小姐！這丁

今年同年就是十九歲的大姑娘了，怎麼像還像小孩子似的淘氣呢？唉！都是慣壞了，慣壞了！

勝：（就樂科沙發上，兩皮地。）不過，你也太胆兒小，明知道我爸爸以經死了。勝媽又活過來了？

了，可我真當是鬼呀！（說着，一把扯下草履，草履上的面譜，站起來，將案頭擲去。又取下懸着的銅帽，走到右門去。然後走出來，一邊啊裏啊叨着。）自從這孩子去世，這屋裏裏面天陰森森的，不呼喚，我已經可怕怕的，還聽得起你這麼響明？（頓）明小姐，不是我愛報明，你也實在太頑皮了！（又坐到沙發上，拿着一個件衣服。）明兒走，這件衣服帶不帶呢？

明：（撇着嘴，睨了一眼。）不帶。

了：我瞧哇，這件絲絨袍子帶着，天這麼冷，光穿這一件襯衫的行嗎？

明：（不以爲然。）人家不帶嗎？難道你似的穿那麼厚，笨得跟牛一樣。

了：可是，我的明小姐！你的身體并不結實，在外面又不比家裏，受了涼，生病病來，沒人照應。

明：不嘛，我還有外套跟大衣呢，哪能就凍着了？

了：外套？大衣，一個是短襖，一個是短襖，什麼事？唔！真是，越發，越不聽話。（聽

着無可奈何地又拿了衣服向右門走去。）

明：（見了媽媽走了，忙站起來，學着她那樣子，摸着她那樣子。）「真是，越發，越不聽話。」

了：（在房內聽見了，微開門，瞥正紅和黃嬭打個照面。）

「喂……正低着頭候位，好哪，這時一傳音響，船裏用了一張臉，連忙吐舌翻眼地問他走。」

「丁……嘻嘻笑了笑，搖搖頭又退過去。」

（忽然外面有吵鬧聲。）

克：（穿窗望生眼。頭跟不地地從左門跑進來，屋風似的斜向後腰背後。）「甚麼！甚麼！」

辛：（穿窗拍。兇惡地跑進來，攔腰截斷就往克夫身上狠狠抽了一下。到後打時，被後腰接住。）

克：（眼裏地。）「什麼事？甚麼！」

辛：你不眼。就這肉肉直抽。）

克：（眼裏沙裏上坐下。）

辛：（伸兩臂，頭執眼眼眼眼手向去路。）「我信要管！」

辛：（忿忿地。）「眼裏實告訴你，這你以後也得學學，不眼眼眼眼眼。」

克：（眼裏地。）「爲什麼？」

辛：我不眼。）

克：（不眼地。）「你不眼？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華：（氣壯理。）我是這太平村的主人！

應：（頑抗地。）得！別不對峙！這太平村倒替蘇蘇，倒替蘇家，倒替蘇子，該罰罰家！聽見了個？該罰罰家！

華：該你罰家？

應：（自負地。）唉！天曉地曉。

華：（勃然。）放屁！沒得說這女兒館的魚目混珠的。

應：（鬼臉。）你才放屁！誰曉得這兒就有明文！「女兒館是總權。」不付！你去問！

華：（怒問。）誰曉得這兒有明文？

應：（冷笑。）對兒女也一個個，反正我與當家！

華：（不語。）

應：（頓足。）

華：（一頓不語。）

丁：（在這不可開交的時候出來，攔住了應。）得！得！我的安插！小姐！你們當家行不行！

「老爺子才去世不到一個月，你們就這麼的鬧，給外人知道了，不是要笑話你們這些惡毒人不成？」

「事嗎？」

「辛：是晚我請假我回鄉。」

「謝：誰叫你打克夫呢？」

「辛：（又氣。）我打他關係什麼事？」

「謝：我就是不該打！」

「辛：我真是個被打！（脫着走過去在克夫的身上，沒頭沒腦就是亂打。）」

「克：（跪地求個一職，是坐不動。）咬牙切齒地忍受着，從眼裡可以看出一種恨意來。」

「丁：（連忙阻止克辛。）這又是何處呢？辛少爺！他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呀？」

「辛：這小混帳太不知趣，還敢質問我的時候那樣，狗仗人勢！一清早就騎了我的馬到外面去玩，害

得我找了半天，誰知道他在白雲山的岩石上東竄西跳地，儼然像一個圓少爺似的。（狠狠的轉向

克夫。）克夫！克夫！克夫！許他活着，你可以過點清道，如今他死了，你萬休得夢想！

「謝：（爲不平而激怒。）你打算要他怎麼樣？」

辛：「神聖括地。」「從今以後，當一名僕人，家裏有工，家裏作；田裏有活，田裏去幹。姓安的恕不了他，盤飯吃，可也不能白發覺他。」「白發」二字特別說重。」

道：「（氣極）這是你講的話？」

辛：「不辯！是我安責辛講的！」

道：「你忍心？」

辛：「冷笑。」他既不是我安家的子孫，又不聽我安家治親稱故，憑什麼我不忍心？你說憑什麼我不忍心？」

道：「忍心？」

辛：「就憑他生前喜歡他這一點。你就不顧那橫作！要知道，家產是爸爸這留下來的，爸爸的橫作，你也可以承繼爸爸的產業，你根本沒有權利離開他。」

辛：「（誤讀地。）噢！「爸爸喜歡他」，「橫給親子也可以承繼爸爸的產業」。其了呵，我的叔叔！還不如此簡的說，你愛他，你想把他招贅進來作安家的女婿，不是更得直捷了當些嗎？（頓）不過，你也該好好想一想，爸爸並不是絕了後，斷了嗣的人。而且，你是一個帶着門弟的姑娘，怎麼能嫁給一個沒名沒姓，沒出生地方的野種叫化子？」

寬：「這一下忍不了啦，不待甚麼開會，就動曉起來。」孫思錦？

辛：（野蠻的衝進去。）罵你！怎麼辦？野蠻叫化子！野蠻叫化子！

亮：煙的，不混了！（脫去上次從前一摺，就到後摺。）

第①（穿西裝革履，一進門被寫字的玄關打中，腫住了臉，急忙撤去。）這是怎麼了？

（於是大談其關注宮闈人，都忘記了自己的事。）

王太太忙上前接過克夫的衣服。() 喉嚨一酸，對不起，特先生！讀與邊學吧？仙仙正在園裡玩呢。

克：（急遽地從了納細手中奪去衣服，衝門而去。）有輔，跟我出來！

辛：（就座過馬）

「……把量佳以辛。」算了，辛少爺！林先生請來我郭，怎麼好不留陪人家就走了？」

第：（不解地。）你：你們在幹嗎？乾辛！

幸！幸嗎？你怎麼不早點來呢？我們在打——架——。說罷話還互相瞪着其眼。坐調沙袋上。

船，打破！(唱着歡欣的眼光向三層樓望，又跨下又跳下)你們會往打破！(這時發現放炮的奇聲響)

限，更加陷入衣服髒污中，懶直煖烘烘住。

原來他們大家都開會了。誰也沒去莊莊到該到的打扮。

「被熱氣逼得頭暈地，我也不禁閉了口，饒幸一餐飯，看見底下的兩條拖把的長褲筒，才記起自己的化裝，叫了一聲『啊！』忙兩手揭着褲子，鑽入左門去了。」

丁三怎麼敢！謝小祖！(莫明其妙地跟溜過去。)

「丁學頭帶了頭髮。」

率：這不是罵了那個野種！

翁：「唔，（走近來。）你說的是，是寫字？」

辛：不是他還有誰？

「知道了，這事可不大明白了，你不是我的兄弟嗎？」

辛！我的兄弟！兄弟！但是我正站在頂上懸哈爾的樹上，拾來的一個孤兒。

第 1 (二) 到第 4 上。 (一) 可是說安伯父却挺喜歡他。

咄！是呀，鬱鬱在懷的時候，簡直變作憤憤了。因此他覺得意忘形，神氣活潑，寒窗人誰也不敢惹他。

，就像仙姑的供事一個祖宗似的。

錦：那麼安伯父去世以後呢？（從懷中取出一封，分與真辛一校。）

辛：（吸煙。）現在正鬧這個問題呀，我的意思：無論如何，從此不能再讓他與我們同等的地位。

辛：（頓頭默實。）對，這是固之當然。

錦：可是，我這位妹妹跟我相反。

錦：怎麼！紋綢不贊成？

辛：唉！

錦：那又為什麼？

辛：（指皮地。）跟我這位患一個毛病。

錦：（應道地。）也——喜——歡——他——！

辛：對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！

錦：（站起來，從簾子裏「哼」了一聲，挑撥地。）光氣有什麼用？總得想法子對付他們呀。

辛：你給出個主意好不好？